

止步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
尚未激荡起现实的“一江春水”

►10版·文艺百家

黄志忠：
超越皮相而奔向更深度灵魂

►11版·影视

张园：以层叠的历史厚度
成为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活态样本

►12版·建筑可阅读

创作谈

为中国短道速滑立群像，为普通人梦想赋形

——总编剧谈电视剧《超越》创作

李嘉

1月9日晚，电视剧《超越》正式与观众见面了。18个月，我和编剧团队从对短道速滑的规则都不清楚，到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群虚构出来的人物在荧屏上鲜活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挺“超越”的事。

《超越》的诞生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主题性创作。为迎接北京冬奥会，我们所有人都突破了个人的既往经验，更得到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指导，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冬奥组委等多方支持。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机缘，我可能永远不会有去了解和挖掘关于短道速滑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题材。但是一旦打开了这扇大门，我觉得发现了一个宝藏。

其实最初我们的命题并未将题材领域锁定在短道速滑项目上，而是可以自由选择任何北京冬奥会相关的冰雪运动项目，甚至可以不限于竞技和比赛，表现冬奥背景下普通人参与冰雪运动、冰雪经济的故事也都在视野之内。但早期的策划论证后，我们和制片团队决定将剧集的主类型定位在专业的竞技体育上。

坚持竞技体育类型是为了让主题创作更能贴近观众、更具有艺术性和可看性。在电视剧司带队下，我们团队去北京冬奥组委调研，了解各个冰雪项目的历史、特点，经过理性分析，逐步缩小选题范围，最终聚焦短道速滑领域。在所有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中，短道速滑比赛历来是我们最主要的夺金点，截至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国队历史上全部13枚冬奥金牌中有10枚由短道速滑队摘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短道项目引入中国以来，中国短道速滑的专业队伍历经几代人的建设已有了非常深厚的传承和

底蕴，有足够丰富的创作素材可供挖掘。但同时，时速可达50公里的冰上高速运动，无疑给本来就极富挑战的倒计时拍摄任务增加了更高的难度，这要求我们的创作每推进一步都必须兼顾细致与高效。

为了尽快了解题材，我们编剧团队深入到黑龙江省队、青岛队观察体验生活，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密集采访，后续又在创作全程中持续不断地补充调研。我们总共走访短道速滑领域近百人，涵盖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队医、器材商等各类人员，形成了6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在这样的了解基础上，逐渐生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超越》人物与故事。

还记得最初了解这个领域时，我们为杨扬、李琰等传奇人物的命运故事所深深触动。但随着采访的人物越多、对项目的发展史了解越深入，我们越发坚定一个念头：不做任何个人的传记，而是在大的历史背景真实、短道速滑行业里的典型情境有现实依据的基础上，塑造全新的虚构的人物。我们想写的是整个中国短道速滑3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其中的人。故事里所有人物都没有直接对应的原型，但他们身上的矛盾又都体现着普遍命运感。比如主角陈冕“轮转冰”的经历，虽然在短道速滑运动员里不是非常普遍，但绝非无中生有，青岛队的安凯、李璇等队员都有类似成长经历。比如陈冕的身世背景、父女情感纠葛是完全虚构的，不过，两代人有着共同的冰雪情结和对同一份事业的世家传承，在这个行业里又是很普遍的情况。我们想写一个在成长路径上跟大部分冠军选手略微不一样的主角。她从轮滑转项，起步晚、天赋有短板，但靠自己坚韧的性

格和坚持，创造了奇迹，超越了所谓的“天赋”论。这个人物在现实的基础上更具有传奇性，比现实稍稍理想化一点，我觉得更能寄托普通人普通观众梦想。

主角陈冕有了雏形，但她不是唯一的主角。在所有采访对象的讲述中，我发现最打动我的往往不是冠军们怎么夺冠的故事，而是无数个普通运动员在各自奋斗路上的那些遗憾、无奈、两难抉择、和最终甘愿做出牺牲、成全他人的故事。真实的光环之外的往事反复冲击着我们，相关专家也建议我们要打开视野，更关注到整个竞技体育中大多数没能走到巅峰的普通人。冠军总是少数，但一个冠军身后，有着无数无名的幕后英雄在支撑。所以，我们的思路从围绕着最有希望夺冠的选手搭建核心人物关系，转向为整个中国短道速滑事业立群像。

视野打开后，我们渐渐从倾听的许多人故事里提炼出相似的主题。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中年教练员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过往。他们的年轻时代都曾接近过冠军梦想，但因种种原因，失去了也许一辈子只出现一次的关键机会。有的因为伤病，有的因为错过了年龄，还有很多是为了成全队友而做出了牺牲。以竞技成绩论，这些运动员可能“不太成功”。但当他们经过一番心路历程，大多数依然不舍这块冰，选择转到幕后当一名教练、用余生继续为短道付出时，谁又能简单地用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定义他们的事业。尤其我们还发现，他们在教学上投入的心血常常超过他们对自己小家的投入，他们在弟子身上凝视的目光很多时候也超过对自己孩子的。可以说，一路走来，他们与短道速滑同行的人生主题词里，一定有“牺牲”二字。



我感觉“牺牲”这个主题其实伴随着整个短道速滑故事，在这项运动当中，运动员个人成就的实现，和他们作为国家荣誉的担当所背负的使命责任之间常常有着取舍。而对于这取舍的不同解答方式，又区别了30多年来中国体育人、中国社会的竞技观。这其实是30多年来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迁，折射出的也是整个中国的时代变化和发展。

在为国争光与个人成长的大框架下，三代短道速滑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传承，两代运动员的价值观念冲撞、演变，这种历程中有迭代的张力，让我们最终找到了《超越》的主要结构形态和主题表达。由此，我们的故事就从最初的一个有关年轻一代运动员热血奋斗成长的体育青春故事，演变成现在的双时空格局，超越竞技、彰显时代的体育人生故事。

短道速滑也好，竞技体育也好，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比喻。其实体育比赛是对所有行业和命运中人奋斗和成长的最佳隐喻。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这些指标都是在概括相同的一种追求，那就是“超越”。体育就是人类追求不断超越的奋斗精神的最外化表达。

比起赛场上的超越，我们更钟情于每个人在自己人生中超越自我、超越过去、实现真正价值的过程。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非常热爱体育题材。

(作者为电视剧《超越》总编剧)

一曲《倾杯乐》 今人对唐人的深情探访

朱红

拨子在装饰有捍拨的琵琶上划过，音声明亮，那是白居易浔阳江头听过的“大珠小珠落玉盘”；对舞的女子快速旋转，衣袂飘飘，胡旋舞的节奏张弛相续——不久前在上音歌剧院上演的这场《丝路之乐·唐韵回响》音乐会，是上音人在大量音乐文献和传世、出土文物的研究基础上，以精心复原的唐代乐器，编配古乐，并结合多媒体设计，所呈现的一场精彩的唐代乐舞盛宴。

时隔千余年，唐乐唐舞究竟如何，重现绝非易事，宋人在笔记《碧鸡漫志》中就已提及唐代《霓裳羽衣曲》等乐曲创作流传的多种说法。多年来，上海音乐学院有学者如叶栋、陈应时、何昌林、赵晓生，应有勤等对唐代音乐持续研究。其中赵晓生教授多次海外访学，对留存唐代的乐器乐谱着力深耕，搜集了近两万页高清图谱，探究古乐的旋律、音高与节奏，并带领团队比照乐器尺寸和材质，复制了诸如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等三十余件唐代乐器。正是在对上百种海外现存乐谱的拍译、题解中，在对敦煌壁画、出土文物的揣摩想象中，唐代音乐的丝竹之美、乐舞的气韵生动，才越过千年时光，在观众眼前勾勒出大唐的光辉。

这台音乐会的演出目的是为了接近真实展现历史，所选题目都来自文献与曲谱记载，既有繁复、笙、尺八、琵琶、阮咸、羯鼓、拍板等组成小乐队演奏的唐代教坊曲《急胡相问》，也有乐器独奏的曲目。其中，琵琶独奏《倾杯乐》，是根据《敦煌琵琶谱》中两首《倾杯乐》的译谱组合而成。唐人笔记有云，这一乐曲在唐玄宗时与舞马有关。唐玄宗曾经将舞马分为左右两部，命域外贡马使者驯教，无不曲尽其妙。奏《倾杯乐》时，舞马披着锦绣，金银珠玉装饰鬃鬣，它们在乐曲声中昂首摇曳，动作无一不与曲子节拍相合。据称当时还没有三层板床，令人乘马而上，旋转如飞。在这激昂的乐曲中，可以想象骏马飞扬的



身姿，加以整齐如一的踏地节拍，是怎样一种气宇轩昂的景象！而乐工数人立于左右前后，都身着淡黄衣衫，佩玉带，年少而秀美，与舞马的力量形成鲜明的对比，调和了乐曲的刚健，形成丰富的审美层次。这一乐舞多于唐玄宗生日千秋节时勤政楼下演出，至今可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舞马衔杯纹银壶上寻找到踪迹。舞马虽已不存，但在上音歌剧院剧场的琵琶声中，历史文献的记忆片段被激活，《倾杯乐》这一刚柔相济、中外文化交融的唐代乐曲在耳畔回响，这是今人对唐人的一次探访。

《泉》这一曲目，其名称原本为六世纪的古琴谱所记录，原曲则由遣唐使传入日本，后保留在日本十二世纪末的琵琶谱中。经比较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的演奏者发现用古琴演奏更符合乐曲的本身规律，所以用古琴恢复呈现了它原初的面貌。琴声潺潺，引人遐思，千余年来文化之源流往复就在这乐波中荡漾。

正是缘于对大唐文明的向往，敦煌壁画上的乐舞图，石窟藻井中的宝相花，唐人铜镜的图案，丝路乐舞俑的衣裳……都成为此次音乐会上舞美设计的素材来源。与传统的丝弦相比，多媒体的设计让唐代音乐有了更多变化的载体，舞台上唐人妆束、或坐或立演奏的音乐家们带来流动的音乐，而舞台背后则有画卷徐徐展开，带来一幕又一幕奇幻的情景：或是重檐华甍，令人仿佛置身于敦煌佛国聆听妙音；或是芦笙摇曳，明月渐升，山色夜色与音色融为一体，那是器乐合奏的《西江月》；又或是留存的敦煌古曲谱，文字记载与现场的演出合二为一——唐代音乐中的意境与背景完美呼应，相得益彰，给观众带来一场流光溢彩的演出，应该说这是唐代文化多侧面研究成果的体现。

追寻唐代音乐文化的精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求真求美的艺术呈现，无疑将获得观众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始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渴望，也缘于我们在世界文化的殿堂里创造美、分享美的动力。

唐代笔记《羯鼓录》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二月的清晨，宿雨初晴，景色明媚，热爱音乐的唐玄宗取来羯鼓，纵击一曲《春光好》，伴着鼓点声声，柳杏随之萌发……

我们有理由盼望这场舞动大唐、乐满人间的音乐会，同样会带来一曲春光好。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逛展正在国内很多城市形成一种新的风尚，每逢节假日美术馆门口的长龙不越有劝退人们的脚步，反而更让人趋之若鹜。展览的风格也日趋多元，不再只是传统的“国油版雕”，时下新兴的是多媒体声光电、沉浸式艺术或场域限定创作等名目繁多的展览形式。随着各种新潮的展览概念呈现与展示，阐释和解读变得尤为重要。然而颇具遗憾的是，原本旨在帮助观众更好看懂展览的前言，却似乎陷入套路化，稀释了展览本身的蕴涵，甚至干，这种套路甚至可能误导观展的人们。

粗略总结下来，时下的展览前言有不少陷入这样三“派”套路——

西方哲学派，在当代艺术展中盛行多年，指的是各种西方理论、哲学词汇胡乱套用。诚然，当代艺术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西方，从文化语境来说也确实更契合西方现代艺术以来的各类哲学思潮，其中对中国影响比较大的有法兰西学派、法国社会主义学派、德国的戏剧理论、美学理论，以及日本的物派等。其中当然不乏真知灼见，成为“它山之石”。然而，它们一旦被胡乱套用在根本撑不起主题的展览作品上，难免给人头重脚轻之感。通篇理论洋洋洒洒、自我陶醉，与展览作品及艺术家本身其实并没有关系；更有甚者，我曾在同一策展人策划的不同展览中，反复看到同样的哲学阐述，其水分可见一斑。

“之乎者也”派，多见于传统书画展或新水墨展甚至是主题展中，频频引用中国古代四书五经或诗词名句，看似文采斐然实际是牛头不对马嘴。如是任历史文脉汨汨而流，流到展览这里很可能成了“洪水”，淹没了展厅里的作品——看完展览，无论文字还是作品，越发让人记不住。传统文化的钻研，存在着一定的门槛，尤其当其用于阐释绘画，有一个酝酿和发酵的过程，急不得，也功利不得。因为展览是当下的事情，是正在发生的状态，所以它必然是属于当代艺术的范畴，并不是一堂历史课。而我们有很多不错的艺术家，在传统与当代两者的转换上做着尝试，洋洋洒洒的“掉书袋”反而也是对艺术家的不尊重。

而在当下的展览中，最常见的“忽悠”是科幻派。这一派是最近两年伴随着各种“AI+Art”及沉浸式艺术而诞生的文风，通篇以小说式夸张语调阐述科技的进步，并表达对科技进步的忧思，实际和技术本身毫无关系，也

对这门技术本身根本没有理解透彻。反正看起来是新兴事物，很多问题也尚未定论，因而显得极为“自由主义”。尤其是大段文字阐述技术腾飞可能会带来的问题、考验等等，几乎成了一篇科幻小说——却可能距离展览本身、艺术品本身越来越远。

展览前言，又名策展导语，可谓展览的门面，策展人水平的重要体现。一个展览的主旨与价值，浓缩在这通篇仅数百字的前言里。它与展厅场域空间、展陈设计以及直面作品本身的体验等多种元素共构出一场综合体验。通常，展览前言由策展人撰写，有时候诸如美术馆等专业机构还会附上馆长致辞。自从卢浮宫建立现代博物馆制度以来，我们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有限的空间内，付出同样有限的时间，浏览上下五千年人类文明的瑰宝。但相比直面经典艺术即能感受到的古典荣光，当我们面对现代艺术以来的观念艺术乃至当代艺术，很多古典荣光的“灵犀”就失效了。尤其自20世纪初杜尚将小便池搬入美术馆变为展品始，艺术品的展示就离不开观念的阐释，也即文字解读；与此同时，“策展人”也作为一个伴随当代艺术发展的产物登上历史的舞台。

如今无论博物馆、美术馆等非营利艺术机构的展览，还是画廊、博览会这类涉及艺术市场范畴的展览，都离不开“策展”的理念。当我们面对的作品不再是诸如维拉斯开兹《官娥》般“一切都不会发生，一切都在发生”的震撼，那么就必须要进行一场智识游戏以及自我学习和提升。无论策展人、主办方还是观众，都应该对自我有这一份要求。若没有这样的觉悟，文化艺术行业的热闹不过只是溅起的水花。

当然，从写作角度来说，每一个写作者的观点表达和思想逻辑都应该得到尊重，但在作为公共活动的策展展中，展览前言或策展导语的写作不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尤其是展览还承担了公众美育功能，我们当然也应该对之有所要求。

近年来，国内涌现出文博、艺术热潮。文博美术馆成为城市的精神家园、文化殿堂和艺术客厅，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艺术展览的品质需要格外讲究。至少，在展览前言这样的展览门面上（且展览前言往往会作为文本资料和画册文案留存下来），希望未来能少看到一些“套路”，多看到一些“真相”。其实热

别让展览前言误导了观众

林霖

闹也好，嘈杂也好，关键是研究和生态建设需要后续的持续发力，这样我们未来才能看到艺术展览更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出更有力的声音。